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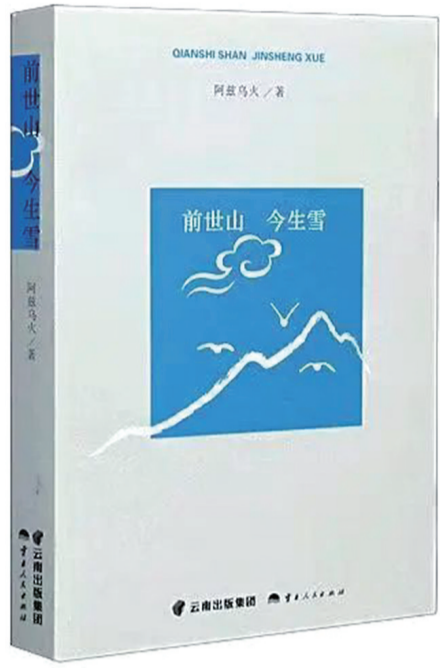
时间里的寄存

——读阿兹乌火诗集《前世山 今生雪》

◆ 师立新

云南彝族诗人阿兹乌火的诗集《前世山 今生雪》对诗作的构建,更多是以个体情感和人生经验为框架展开,呈现出的是极具方向性和主体意识的个性书写。这是诗人把自己对生命过程的热爱,赋予了诗歌记录和存放生命体验的能力。诗人在诗集中,从“小我”到“大我”,突出对故乡、祖国以及教育、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考量和展示。以“故乡处处”“校园音响”“情感检索”“节令修辞”“异国履履”五个部分,组成了诗集的生活叙事,一百多首诗的体量记忆在时间里穿越乡愁、职业交流、行走过往。诗人把自己几个阶段的生命体验,进行了综合关联。真情性的文本,其间的时空结构是诗人以云南为生活现场的外向辐射。

时间是最广阔的收纳所,阿兹乌火在里面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站立在金沙江边》:“时间是一艘大船/沿着彝人的母亲河/带我远航……无论身处何地/金沙江/是我不变的寓所”。《老房子》:“茅草屋/祖父祖母从这里走出/父母也从这里起航到天堂/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从这里/抵达各自的生活”。这些诗作,揭示了诗人生命源头的外在恋乡表象和内部的精神乡愁,并汇集成生命里的精神原乡和灵魂寄托。两首诗的意境直达对故土的眷恋,诗句主体的建设只为还原人生起点与远方的往来,每个人的生命原乡,都是无可替代并不能逃离的。《父亲的蜂群》,对父亲的怀念,落在诗人眼里就是留在心底的蜂巢、花朵、蜂群,生命的状况、生活的艰辛,交织出故乡的烙印;《慈母祭》,对母亲的记忆,除去思念,只有文字才能保有往昔。纪实和抒情的诗句,充盈了真实性描述,是诗人经历的录入,诗作铺展的确凿叙事,以其特有的文化语境,回溯了记忆中的血缘和故乡的情感。陈超说过:“生命的深刻,才是诗歌意义上的深刻。”由此,阿兹乌火对人生的回望和思考,已得到了诗作生命深刻的深刻体验。诗人在诗集中写下许多给父母的诗,其中经历的失亲疼痛,是人生最终无法规避的现实,他一次次地书写,



让时间里的存储不断扩容。《老房子》《父亲的对联》《故乡的石头》《父亲的乌木烟斗》《父亲的蜂群》等具有同类精神指向的诗作,诗人反视时光重复书写,这不是搬动已发生过的现场去空泛讲述,而是面向故乡鲜活精神生命的方式。他的时空流连在抵达事物表象后,以个人主体明确出充实的自我立场,以达到呈现情感的细致性及自发、善良的朴素情理,真正验证了他在诗集中告诉读者的:“故乡处处”。乡愁,是这本诗集最为温暖的情感颜色。

诗歌可以让诗人触摸尘世的样式得到调整,在体察自我的同时,观看人世的百态。诗人并没有固守模式化的书写,本集诗作的现代性及生态文化的介入,展现的是诗人生命整体视野间的外在或局部行事及探索。阿兹乌火的大学教授职业及以前短暂的从军生涯,意味着他生命中的许多时刻是热腾腾的青春血液在参与。《2010届的谢师宴》《讲课》《给新入学的研究生说》,用诗歌定格记忆,并可以回放生活里的日常。大学校园的环境和时空,时刻激活诗人的感

慨,这如同农人看着一拨一拨的庄稼在地里生长、成熟,然后收获。诗人传道授业的本职,让他在时间里维持着与一届届学生的相识和相处。同主题谱系的诗作另有《与2019级的弟子们聊天》《写给1998级的学生》《给昭通师专》《野草》们》《我与祖国签订合同》《新兵连》《我的连队我的连》等,对这些碎片式的片段,给予如此密集的书写,让各个小视角、真实生活气息的诗句强调出了时间就是生命,而生命是最重要的,必须寄存。阿兹乌火的以上诗作不显示宏大精神,他更多使用的是循环复视里诞生的人生经验和言说习惯,还有他作为学者所携带的独立性思索和思辨性观察。诗人这本诗集的诗歌和较早出版的《舞王》(1999年),刊发于《人民文学》(1995年)的长诗《圣母》有了完全不同的,他更加关注于某一段时间上与所处境况、状态的所感所悟。这些贴近日常琐碎的书写,让他的诗作更具有个性化的特征,诗歌界面因此变得辽阔。

成熟的诗人对时间里留下的情感尤其怀念,阿兹乌火的自我意识落在诗作里真实又凸显哲理,从乡愁过渡到现实,再到精神成人,这是诗歌的词语责任和写作疆界,诗句对生活俗常的描述,怀有对过往的尊敬和温情,这也是诗人对待世界及历史的立场。我关注到,阿兹乌火这本诗集的诗歌越发偏向平静,出现众多的具象,如“老化的灵魂”“冷雨”“唐朝的边塞诗”“红蜡烛”“珊瑚的诗意”,这些具象给人直观的坦然,让诗作的内部结构收获了丰盈的意象和形象。

阅读诗集,发现诗人有个写作特点。他的大部分诗作最后都标注有写作时间,有的详细到注明写于何地,或与何人做何事及当时的

心情。如《写给1998级的学生》结尾注:2020年夏天,我担任班主任的1998级专科班毕业,晚会后作诗记之;《我与德令哈的约会》结尾注:2019年8月5日;《中元节烧包》结尾注:2019年中元节于镇雄县城小姨家,傍晚,与小姨、姨夫一起给老祖人烧包等。这些日记式的文字记录,特别符合作为一名诗人的天生气质和生命状态,细腻、敏感、浪漫、孤独。阿兹乌火是柔软的,他顺应农历二十四节气写下了二十四首节令诗。他为首尔、墨尔本、悉尼、堪培拉、奥克兰、河内、卢浮宫等涉足到的异国之地,留下许多笔墨,且尽可能展现他眼里特有的尘世,这其实是打开自己的内心,在大地上,人群中,日常里,持守着本真的人生态度。从非虚构开始的写实,是把曾有的经验转化成成长纪念的行为,读者沿着文字的轨迹会感受到诗作的现实意境,扩展着感知的边界。如,《巴黎圣母院》:“拖着长长的历史叹息/历代统治者久违的长吟/早就没有人倾听”;《东京记》:“并在灵魂深处/将甲级战犯/重新审判一万次”。诗歌不是描摹事物的表象,而是让“存在现身”。福楼拜说:“一个诗人应该把自己隐藏在作品里,如同上帝把自己隐藏在万物中。”在场景中隐入自己,有生活热情的诗人,会动用诗歌对生活进行认知、辨析、悲悯及讲述,会关注人生行程中的存在,安安静静地写出这些存在和自己生命重合点,形成心与道合,最后让人感到有实质的精神重量。

诗歌的生长,必须畅达而真挚,但诗歌不能“普世”,诗歌只能与人相遇,然后被知己们理解和热爱。阿兹乌火说:“诗要传达一种声音,让读诗的人读懂。”生活阅历的增长,生命经验得以纯熟,阿兹乌火把时光的碎片凝练成为至简的人生大道。他的“痕迹诗学”在日常境遇与行走中,镌刻下生命的过程,诗句凝固下时间,时间也摒除成长的麻木。日子在流淌,所有生命终将离开,而诗歌,可以在岁月里留下星星点点的光芒。

老君山

◆ 杨刚述

从彝良县小草坝镇到龙海镇要经过一座山,这座山叫老君山。从山顶下去是一个笔直陡峭的峡谷,峡谷乱石成堆,一条小路从峡谷中穿过,路上的石板十分光滑。

我家祖辈都是铸造犁铧的工匠,农闲的时候父亲把犁铧造好,到了赶集天,我就和母亲背上犁铧,到几十公里外的龙海镇去销售。20世纪90年代,交通不发达,只有一辆去龙海镇的客车,我家居住在去龙海镇必经的彝牛公路旁边,客车到我家门口时,已经坐满了人,要去龙海镇售卖犁铧,坐不上客车的我们就只有步行了。

铁造的犁铧,异常沉重,为了在赶集天最热闹之前到达街上,凌晨就必须出发。母亲背25个,我背10个,打着电筒,趁夜色赶路,出门先走一段平坦的公路,从山边走一段羊肠小道再上公路走一段距离,穿越一片湿滑的草地后就到了老君山。从老君山山顶往下看,看不见谷底,坡度一下下子也由平坦变成了90度,向下延伸的小路像悬挂在天空的绳索,走起来险象环生。母亲那时还比较年轻,背着50多公斤的犁铧走山路也毫不费力。我就不一样了,背上的犁铧压得我脚杆打战,在路上磕磕绊绊的。从老君山走下去,弯急路陡,迂回曲折,路从两个矗立着的巨石之间的夹缝穿过。跨过无数沟渠,下了无数小坎,突然间一个巨石横亘在面前,又只能向上折回,绕到巨石的后面再往下行走。熟悉路况的母亲总是一个劲地往前走,掉下很长距离的我根本赶不上她。她每走一段路程,就在路旁找一个有石头的地方,把身上的背篓放在石头上,停下来等我,待我追上她休息一会儿又继续行走。曲曲折折地从老君山下去估计要走三四公里,到达目的地要从山顶经过乱石成堆的峡谷,再到处于谷底的龙海镇街上。

到了龙海镇街上,母亲在一户人家的门口租了一个摊位,开始售卖犁铧。她在房东家找来一把椅子,坐在椅子上等待顾客光顾,我陪在母亲的身边,帮她收钱。遇到穷得叮当响的人购买,母亲就少收几角钱,或者让他拿一些价值不相当的废铁调换。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匠人,手工艺精湛,铸造出来的犁铧不但美观,而且还耐用,备受乡民青睐。每次赶集,很快就被售卖一空。

那时候的龙海镇,街面很窄,街长不超过一公里,卖的东西不多,吃的东西更少。和母亲赶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可以在街上吃一碗粉条。母亲总是说自己不饿,熬着回到家吃晚饭,节约钱买面条之类的东西。

回程攀爬老君山山顶的路,在谷底仰起头也看不见老君山的山顶,弯曲向上的小路伸向了云霄,就像空中掉下来的一条褪了颜色的布带,空手爬上山顶已让人大汗淋漓,更别说身上还要背一些从乡民手中回收、调换的犁铧和废铁。爬老君山,途中停下来就不想站起来,为不耽误赶路,母亲一般不会在回程的路上停下来,看见我掉下很远的时候,她就回过头来催促我。有几次,母亲一个劲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休息,累得不成样子的我很生母亲的气。母亲知道我生气了,走回来拍着我的肩膀,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鼓励和安慰我继续前行。

时光飞逝,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在和母亲背着犁铧,从老君山山顶走下去再爬上老君山山顶的来来回回中度过。步入中年后,我有了家庭和事业,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仿佛翻越了人生路上的若干座老君山。每每看见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母亲,就想起少年时和她穿越布满乱石、陡峭崎岖的老君山峡谷的日子。这时,仿佛我又是那个少年,走在年轻的母亲身后,很快就被售卖一空。

秃尾河

◆ 杨勇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心里都会有一方水土,并能唤起美好的回忆,我的那方水土就是烙刻在记忆深处的童年时代的一条河,地处昭通城南的秃尾河,俗称南门河。

我家住在南门文渊街,离秃尾河很近。秃尾河是条从北向南延伸的地上河。在我记忆中,河堤两岸是参天的白杨和婆娑的杨柳。现在的天力商场门口,原来没有任何建筑物,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田,远处的凤凰山和望海楼尽收眼底;西面一片片田野直接连接到红石岩;东南望去可以看到元宝山;后面背对的是月牙形的水塘——月牙塘。据民间传说,月牙塘是一张弓,秃尾河是一支箭,直对南面,这套弓箭能震慑南面的煞气。都说昭通是一块福地,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河边曲曲折折的小径上那一棵棵杨柳,悬垂垂绿。那秃尾河的一泓清流,坦坦荡荡地从烟柳丛中潺潺流淌,是那样澄碧,那样纯洁,那样清明,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柳宗元《小石潭记》中的“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和“闻水声,如鸣佩环”的清雅境界。它和远处的凤凰山相映成趣,仿佛水墨国画,幽幽淡淡却意境深远。

夏秋时节,它又似一幅油画,沿河两岸的田野浓艳无比,五彩缤纷而又不断凝重。

有雾的早晨,走在河堤上,仿佛进入了烟波浩渺的朦胧世界,缕缕阳光偶尔透过迷雾从高大的树梢上直射下来,让人神韵飘飘,

情思渺渺……

在“盛世如花、岁月如歌”的年代,每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照在河上,波光粼粼的溪水映照着河堤,又映照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了一天的人们。他们写在脸上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喜悦神态,以及河堤外金灿灿的稻田,构成一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画面。

这里的黄昏是迷人的,归鸟在河边的树枝上鸣叫不停,远处的凤凰山镀上了一层金色的霞光,晚霞随着微风的吹拂而不时变幻着形态和色彩,浸润在黄昏的夕照中,辛苦了一天的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昭阳八景”之“凤岭飞霞”的神韵。

“人约黄昏后”,这里环境幽雅,是恋人约会的好地方。恋人们在明月和树荫下相偎相依,窃窃私语,海誓山盟……

这条河堤又是通往外界的一条幽僻小道,不少人都很喜欢沿着河堤幽径走路上下班。一路上“好鸟相鸣,嘤嘤成韵”,嗅着泥土的芬芳,“听取蛙声一片”。闻着徐徐清风送来的阵阵稻花香,欣赏着河堤上的野花,看着飘飘洒洒柳絮飞来飞去的小鸟和水中成群结队的游鱼,让人心旷神怡。

曾记得孩提时代,初春时节,尽管气温很低,几个伙伴和我仍然坚守“君子协定”,瞒着父母悄悄地相约秃尾河,在河里尽情嬉戏玩耍。有好几次,我着了凉生病,吃了好多的药,打了好几针才好。但父母不知道感冒的真正原因。终于有一次,由于伙伴的“告密”,我刚脱完衣服,还未来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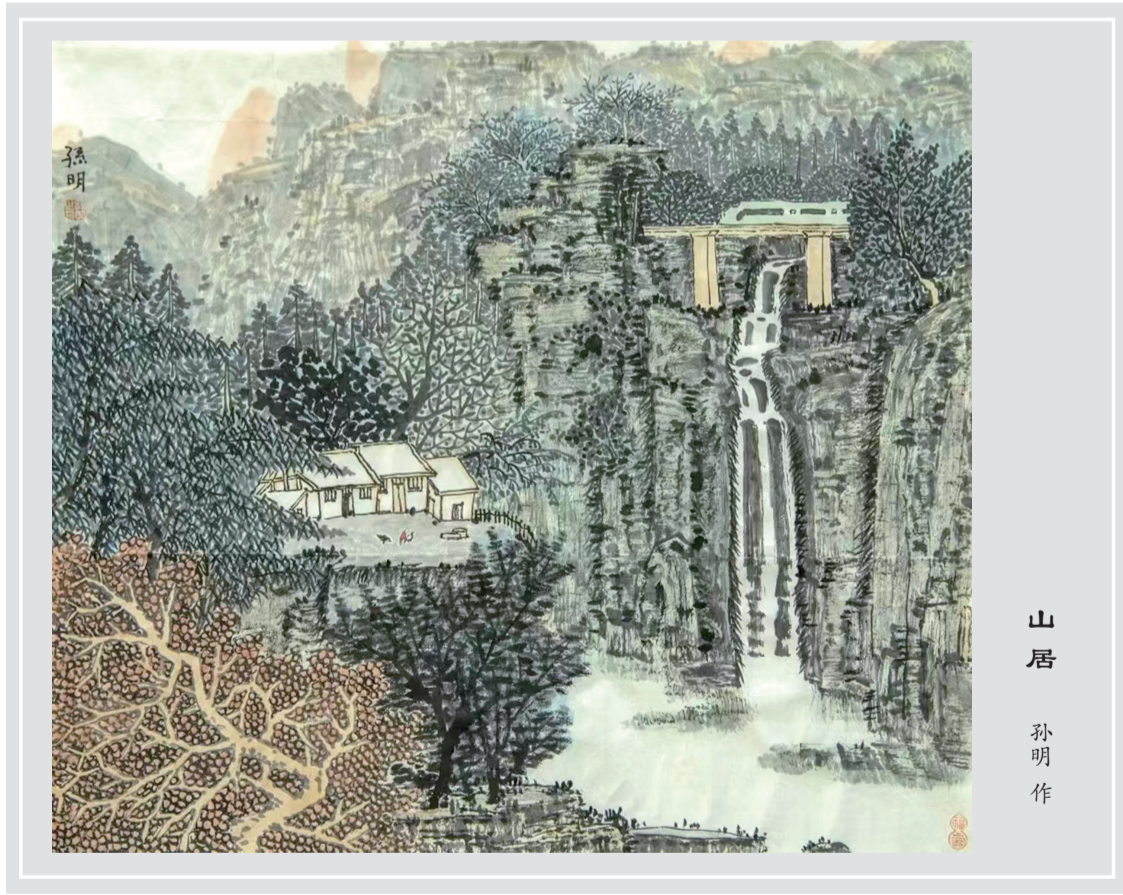
下水,就被母亲“当场抓获”,母亲用棍子将我“押送”回家,经过一阵训斥和“安全教育”后,我答应一个人不去那条河了,但心里装着的那条河,又怎能真的不去呢?

每当夏雨袭来时,秧田里的水流入河里,便是拿鱼摸虾的好时节。农民们为了不让水漫过田埂,便在靠河的田埂边开了个缺口,让多余的水流出。这时,鱼儿趁着流水奋力往下游,只要拿一只撮箕堵在河口流水的地方,不一会儿就可以拿到很多“谷花鱼”。

如遇下雨,便索性在雨中淋个痛快,让自己淋成“落汤鸡”。大雨过后,艳阳高照,我和伙伴们就躺在河堤的草坪上晒衣服,尽情翻滚着烤晒,讲述着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多么悠闲自得。

雨后的第二天,还可以扒开大柳树下的青青野草,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大蓬的“柳树菌”,轻轻地摘下来,回家认真清洗,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

后来我渐渐地长大了,总觉得人的生存与生命的价值,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环境。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很多该背诵、该记忆的东西,特别是很多课外读物,包括名篇小说和诗词等,都是在这条河边完成的。当我寂寞的时候,是这条河给了我心灵的慰藉。当我欢乐的时候,是这条河让我的生命荡漾着光辉。还是这条河,在我苦闷彷徨的时候,更倾心于流进它、亲近它,让心灵得到涤荡。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怀念那条秃尾河,以及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它总在我的梦里轻轻流淌。



山居 孙明作

父亲的茶(外一首)

◆ 赵连杰

父亲爱喝绿茶
每次都把水烧得滚烫
才肯冲进杯子里
茶叶在沸水里无声地舞蹈
一边啜饮一边歌唱
我看不见 它的苦楚

喝茶的时候
总把杯子吸得滋滋作响
听起来很有滋味
其实没喝进多少

我让他尝试喝普洱
他说味道很淡
喝不出味道

父亲靠卖苦力为生
我的成长
大多与他的汗水有关

后来我渐渐明白
不是他喜欢喝浓茶
而是味道淡了
怎对得起
他苦涩的一生

山顶
站在山顶
脚下是村庄和江河
若隐若现的老木屋
隐藏着如此深邃

天空很近 伸出手
却够不到温度
才发现自己渺小如蚂蚁
可我依然 要用脚步奔跑
脚下跟跳起的泥沙
偶尔也会喊疼

去哪呢 遥望四周
山顶看不到尽头
左边是绵延的山峰
右边是高原的湖泊
后面是追奔的云海
只能向前吧
那里充满了未知
或许还有向往